

關於八大山人婚姻的問題

王方宇

近復執教耶魯，在八大山人研究班上，有學生發問，爲方宇當時未能遽然作答者，乃各處蒐求，多方請教，因而獲益不少，正所謂教學相長「教學半」也。

班上有學生問及八大山人婚事者，當時只能引用汪世清先生文章中所說，八大山人有孫子，有朱觀跋朱堪注詩爲證。因爲朱觀跋中有：「山人嗣孫曾以此卷索予題」。據此，雖然可以說「山人嗣孫」是八大山人有孫子的證據，但因此能談到他的婚事，也過於簡單而曲折（註一）。

陳鼎「八大山人傳」中有：

「……未幾病顛……醉之酒，則顛止。歲餘，病間，更號曰个山，既而自摩其頂曰：『吾爲僧矣，何可不以驢名？』遂更號曰个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爲人後也，子無畏乎？』个山驢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八大山人。」

讀古人書，書上材料，常常與事實不合，不宜盲目引用，卽或是同時人所記，亦時有參差。陳鼎的「八大山人傳」收在張潮（一六五〇—？）編的「虞初新志」裏，陳鼎、張潮都和八大山人同時，張潮還跟八大山人通過信，求過畫（註二），雖然陳鼎也和八大山人同時，但給八大山人寫的傳裏，也不可盡信，例如：從他寫的傳裏看，好像是病顛痊癒以後，才取名个山，但據其他資料，他在有年份的作品上題个山是在辛亥臘盡（一六七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他病顛最早可能是丁巳（一六七七），第一次在作品上見「顛」印，則病顛應在取名个山以後。又據陳鼎傳中所說：「遂更號个山驢，數年，妻子俱死」。卽是號「个山驢」以後數年，才「妻子俱死」，以後才「蓄髮謀妻子」，以後才「號八大山人」。這樣說，跟我們現在已知的事實，是沒有衝突。但「妻子俱死」的「妻子」是甚麼時候娶的妻？「蓄髮謀妻子」是在甚麼時候？

八大山人還俗之念，早在「个山小像」的題識中已露出一點消息。八大山人在黃安平畫的「个山小像」的正堂，忽然蓋上一方表現他是「西江弋陽王孫」的大印，這已經顯出來他對參禪修法的淡漠。丁巳（一六七七）見到同門弟兄饒宇朴，竟吐出「兄此後直以貫休、齊已目我矣」。貫休、齊已雖然也是僧人，但用心所在並不專注禪林道法，因而以畫詩名世。八大山人言外之意是，此後他也不會只在佛法上一心專精，別無旁騖的修行求道。所以，饒宇朴聽到此言，乃「咦」的一聲表示驚異，在「咦」的一聲以後，說了一些鼓勵八大山人的話，他說：

「栽田惜飯，火種刀耕，有先德，鋤頭邊事，在瓮裏何曾失却？予且喜圓悟老漢脚跟點地矣。」

這幾句話的出處是「大慧（宗杲）年譜」見「續大藏經」（以下承楊聯陞兄指出，並將原文手錄寄來，謹此致謝）。大慧宗杲（Daie Sokō 一〇八九—一一六三）是圓悟克勤（Engo Kokugon 一〇六三—一一三五）弟子，宋徽宗末年（一一二五）圓悟主持天寧寺，大慧特來掛單，入室悟道。五月十三日圓悟付以「臨濟正宗記」並跋示大慧『法語』，有云：

「只欲深藏山谷，做法古老火耕刀種，向鋤頭邊收拾，攻苦食淡，兄弟不食澗飲，草衣茅舍，避世俟時昇平……次年

（靖康元年一一二六）一日，徐師川同圓悟至寮，見圓悟頂相，師川指云：『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師（大慧）謂師川曰：『甕裏何，曾失却鼈？』師川云：『且喜老漢脚跟點地』。師云：『莫謗佗好』。」

「三年乙酉（一一二八）圓悟於是年八月回雲居，復示師（大慧）住菴法語云：『古德住山，率刀耕火種，不蓄長物，蕭然布衲，麤衣糲食，將大有爲也，慕義學道，兄弟相從……』」

饒宇朴所寫的這幾句話，意思是參禪修道，按古人的遺教，是從事鋤頭邊事，收拾攻苦，守道在心，即鼈在瓮裏，你心中有道，何曾失却？至於最後一句，雖然是抄錄「大慧年譜」中的話，但圓悟却指的八大山人，意思是我很高興見到你在此道法上有穩定的立足之處，這都是在「咦」字驚訝詞以後寫的，這是勸八大山人仍守禪宗法，繼續修道，不宜以詩、畫爲今後主要歸宿，於此可見在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丁巳）或更早，八大山人已顯露對勉強爲僧發懷疑。

在「个山小像」有另一段題識，大約是戊午（一六七八）左右寫的，在這一段中，也顯出對修道的懷疑，並且說出一點他對饒宇朴談話時的情況，這段題是：

「生在曹洞臨濟有，穿過臨濟曹洞有，洞曹臨濟兩俱非，羸羸然如喪家之狗，還識得此人麼？羅漢道：『底？』」（註三）曹洞臨濟二宗，明朝都在江西發揚，八大山人介於曹洞、臨濟二宗之間，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个山小像」上題這段識語時，他已經感覺到「洞曹臨濟兩俱非」對師兄弟吐露心情，用有含蓄的話語，只說此後我將致力於詩畫，你就「一直以貫休齊己目我」吧。那就是說，以後之我，將不是以前之我，所以有「還識得此人麼？」之問。下面「羅漢」即指饒宇朴。「底」是問詞，即「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之「底」，意思「何？」也就是「甚麼？」或「怎麼？」那也就是饒宇朴跋中的「噢！」。這句話用現在的說法就是：『饒宇朴說：甚麼？』

另外他兩段自題的跋語中，所說的黃蘗（希運 d.850）的嘖，雲居（道膺 d.902）的喜，以及雪峯（義存 822—908）的疑，都不是對禪門大師欽服敬仰的話語，也可以作為他此時已對禪宗道法，失去信心的注腳。

從這些題識中，可以推測出丁巳（一六七七）戊午（一六七八）前後，八大山人對禪定佛法已經有游移之意，因此可能的發展，便是蓄髮還俗，謀妻子，以及內心衝突進而有意或無意的病顛現象。這一系列的變化，據我們現代對八大山人的知識，都是發生在丁巳（一六七七）至庚申之間。但到辛酉（一六八一）至甲子（一六八四）之間，他的心緒似乎還未能平靜下來。

我們對八大山人思想行為之判斷，一般都是注重他的愛國反清的心情，把他的詩文多數解釋為由悲痛傷心的情懷發洩為憤懣鬱悶的語調。根據他這一種亡國之痛，解釋他晦澀難通的詩句，固然有不少是可以得到正確的詮解，但八大山人無論他才華多麼高，書畫多麼妙，學識多麼豐富，到底他還是圓顛方趾的人類，他雖有超乎常人的性格，富於幽默的感應，但在人生過程中，不應該也不可能，終身逐日只懷念亡國一件事，況且思想變遷也是人情之常，在某段人生之中，可能有不同遭遇，因而有思想之轉變，八大山人七十四五猶能登山如飛，這時他只五十出頭，身體強健，於是在他的難懂的詩文，從「人」情的角度看，也許可以得到一些合乎當時情境的解釋。

現在我把從甲寅（一六七四）到甲子（一六八四）這十一年中我們所知道的材料，和有關八大山人的事蹟，列舉出來：

一六七四 甲寅康熙十三年四十九歲

題黃安平作「个山小像」，又題錄「劉慟城讀」。

一六七五 乙卯康熙十四年五十歲

夏雯爲林大文作「看竹圖」，胡亦堂解職新昌縣令。

一六七六 丙辰康熙十五年五十一歲

題夏雯爲林大文作「看竹圖」，胡亦堂受任臨川縣令，周體觀死。

一六七七 丁巳康熙十六年五十二歲

三月胡亦堂到臨川任，九月作「梅花冊」八幅，書法一幅，始見「掣顛」印。秋攜「个山小像」自奉新至進賢介岡菊莊訪饒宇朴，饒在「个山小像」正堂題跋。

一六七八 戊午康熙十七年五十三歲

中秋再題「个山小像」：「……沒毛驢……」可能中秋後二日又題：「黃檗慈悲且帶嘖……」，可能又題：「生在曹洞臨濟有……」可能本年或以前，蔡受題「个山小像」可能本年蔡受爲八大山人畫扇賦詩。（註四）蔡受應聘至長沙。

一六七九 己未康熙十八年五十四歲

胡亦堂建夢川亭成，有「中秋同諸子看月亭上」五律一首，詩末註：「時劉子仲嘉，上人雪个在座」。八大山人有詩。裘璉聞雪个病顛。康熙帝詔開博學鴻詞科。

一六八〇 庚申康熙十九年五十五歲

還俗，胡亦堂去臨川任。

一六八一 辛酉康熙二十年五十六歲

五月作「山水圖」始見「驢」字款印。

一六八二 壬戌康熙二十一年五十七歲

春正月書「登頌」始見「驢書」款印。約此時以狂草書詩十首，「驢書」款。（見後）（註五）
小春（十月）三題「墨梅圖」軸，中有「易馬吟」一首。

一六八三 癸亥康熙二十二年五十八歲

五月初四作「牡丹圖」，閏六月書閻爾梅作「愛梅述」（註六）。

八月十五日至十月作「花鳥冊」有題詩七首。作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之「花卉冊」，有題詩九首。

一六八四 正月十二日作「花鳥對題冊」現存九頁，詩九首。

從這些材料中看，有不少的詩句表現他的心情很不平靜，但也有一些平易近人容易了解，至少在表面上可以了解。如狂草書詩十首中之一：「女郎初嫁時，口口稱阿母，女郎抱兒歸，口口稱兒父。」（圖一）這簡直是平鋪直敘的白話詩，表現的心情是愉快的，激動的。其表現心存積憤者，如癸亥（一六八三）題「八哥」：

「墨行儒名鷹眼多，儒名墨行少人過。退之罵出僧文暢，爲寫龍城柳八哥。」

詩中表現的怒氣，幾乎要從紙上衝出。用這一段時期所寫的詩，和晚年所寫的詩相比，則不難看出他心情的轉變。晚年題山水畫有：

「薄暮雲山中，但覺山家少；三家村近遠，樹我不知老。」

又如所書書法屏條：

「縱步不知遠，夕陽猶未迴。好花隨處發，流水趁人來，」

這種詩意表現的心情是多麼平靜！這只是大致籠統的感應。

大約在戊午（一六七八）年左右，他曾和蔡受、葉徕相聚，爲葉徕畫扇題詩，並請蔡受答詩，蔡受有詩，並有解釋。此事及詩見蔡受「鷗跡集」：

「雪師爲徕徕葉子作扇畫，鉅月一輪，月心蘭一朵，其月角作梅花，題詩云：『西江秋正月輪孤，永夜焚香太極圖。夢到雲深又無極，如何相伴有情夫。』復呼葉子屬予爲詞，予答之云：『三五年頭欠一春，同心之伴語情親；媒人

悄悄冥冥立，記得今朝廿五辰。』有索解者，予曰：『「鉅月一輪，三五也。同心之伴，月心蘭也，用易如蘭。」方字按：易經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媒人者，梅花也。悄悄冥冥在月角也。蘭梅瓣各五，合之三五，則廿五也，是日即廿五日扇作。」（註七）

這廿五日，據揣度，可能即是戊午（一六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詩中有「秋正」，蔡受本年受聘往長沙當在秋天以後。即在八大山人題「个山小像」「中秋後二日」以後，蔡受所題「个山小像」之「圖中一點」也似在本年中秋左右。

據這段詩文，可以想見當時情境，詩中有「月輪孤」「太極圖（陰陽）」「夢」「雲深」「無極」又有「相伴有情夫」。我們當然無法指定這是為和尚提親的一個聚會，但是至少，這種場合，畫這種畫，作這種詩，在傳緊對佛法心情淡漠的當時，不能不說他凡心已動。其還俗、蓄髮、謀妻子的行動，此時已露出萌芽。即或我們說，這就是幾個知心朋友談到為他安排以後成家之事，也並非完全不可能。也許這就是陳鼎所說：「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為人後也，子無畏乎？』」這個「或」，說不定也許就是這幾個知心的朋友。

在壬戌（一六八二年）小春（十月）作「墨梅圖」。癸丑，羅漢朝在畫下題「三字令」，點出：「僧作壻」「我之通」「同心乎」。「僧作壻」是指「易馬吟」中的「夫壻殊驢」。「壻」就是「驢」他自己。至於把林逋拉出來，是說畫梅動機在於「梅妻鶴子」之意。當然這不能解釋成每畫梅花就有梅妻之意。在己亥（一六六〇年）三十四歲畫冊中畫的梅花，不能如此解釋。但丁巳（一六七七年）作「梅花冊」時，是否已動凡心，也不易指實，但是從「易馬吟」所表現的，却有可以琢磨的餘地。「易馬吟」的出處，至少可追尋者有兩處：

（一）唐朱揆「釵小志」：「曹彰（註八）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彰有美妾，可換，惟君所擇。』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名白鵲，故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弦歌焉」。

（二）唐陳翰「異聞記」：「酒徒鮑生，多蓄聲伎，外弟韋生，好乘駿馬，各求所好。一日相遇，兩易所好，乃以女婢善四弦者，換紫叱撥」。

「易馬舍」：「夫壻殊如昨，何為不笛床，如花語劍器，愛馬作商量，苦淚交千點，青春事適王，曾云午橋外，更買墨花

莊」。(註九)

從詩中看，寫詩時已經是成婚一段時間以後的事，好像夫婦之間也發生過一些勃谿不睦之事，所以一開始就是：「夫婦殊如昨，何爲不笛床」。「殊」是好的意思，全句應是「你的丈夫，還是跟從前一樣好。」「笛床」不管是否跟王子猷和桓子野的故事有關係，推測總是「和諧」之意，「愛馬作商量」一句點破以人易馬之事。至於爲甚麼會「苦淚交千點？」細情無從猜測，在午橋別墅以外，再另外買一座莊苑，好像是一種爲安慰而提出的將來的計畫。

就在此時前後，有用狂草寫的自己作的詩十首，其中之一是：

「強言共寢食，十日九不俱。桐華夜夜落，梧子暗中疎。」(圖二)

這詩中之意，露出一些夫婦不甚調和的消息。又有：

「無心隨去鳥，相送野塘秋。更約蘆花白，斜陽共釣舟。」(圖三)

詩意可能是送友，也可能是送妻，從第一句，「無心隨去鳥」來看，頗有送妻的成分。

十首草書詩中已錄三首，今再錄三首如下：

「小獵禽青龍，大圍縱蒼狗，親手捕其麟，花前送春酒。」(圖四)

詩意是於獲得所望之後，以花酒相慶。又：

「美人羅帶長，風吹不到地，低頭采玉簪，頭上玉簪墜。」(圖五)

這詩，必是經過實際細心觀察，才能寫出，即或是另有含意，詩句的表面意趣，已露出對美人之留心注視的行動。又：

「流蘇三重帳，驢來不知曙。誰遣亂烏啼，恨殺亭前烏白樹。」(圖六)

這首詩當然也可以說都是比喻，也可以把痛恨二臣表揚清朝德政的含意，勉強鑲在裏面，但似乎不如只從表面的意義，副以當時可能的情境來看，近乎自然。如果我們要把梅妻鶴子的意義拉進來，他在癸亥（一六八三年）閏六月還寫過閻爾梅作的「愛梅述」。

至於癸亥（一六八三年）「花鳥冊」中的七首詩，普林斯頓美術館藏的「花卉冊」中的九首詩，以及甲子（一六八四年

「花鳥對題冊」中的九首詩，都早已有人解釋過。其中心緒不得寧靜之處，比比皆是，總之，甲子（一六八四）用「八大山人」為號以前，甲寅（一六七四）以後，這十一年中，心情有明顯的變化，據常理推測，他蓄髮結婚，應該在焚浮圖服還俗以後，開始用「驢」署名的同時，但是他在思想中，起動還俗謀妻子的念頭，至晚應在丁巳（一六七七）戊午（一六七八）之間。其已死的妻子，結婚時間，多半是在在弱冠出家以前。

註釋：

【註一】：有一位年青女士，和一個使君有婦的男人相戀，曾問那男人說：「你家裏有甚麼人？」男人說：「有一個女兒。」女人又問：「女兒一定有媽媽，」男人說：「有，已經死了。」不久女士發現那位男士家裏有太太，就又問：「你不是說你女兒的媽媽死了嗎？怎麼家裏又有太太呢？」男士說：「對，我女兒的媽媽死了，可是他的媽媽不是我的太太。」所以有孫子，也不見得跟結婚有關係。

【註二】：張潮撰「尺牘偶存」中有「與八大山人」：「耳八大山人名已久，奈天各一方，不獲一覩紫芝。惟時於裝潢家鑒財妙畫，徒切兼葭白露之思而已。近晤程萬人（方字按：程浚亦石濤之友）舍親，知與高賢曾通稿紆，不揣唐突，附到便面一柄，素紙十二幅，敢祈先生拂冗，慨為潑墨，以作家珍。外具筆資奉敬，勿鄙為荷，又拙著數種，并呈大教，餘情不悉。」張潮輯「友聲新集」卷一有八大山人「與張潮書」：「久耳先生之名，兼得先生功德，以為後世子孫傳遠之書，自此天下後世子孫何幸而享此耶？屬冊頁一十二幅，畫屬二開呈正，便中望示石濤尊者大手筆為望。」（以上二則亦為汪世清先生手錄寄來，謹謝。）

【註三】：此則標點與汪子豆先生「八大山人詩抄」中之標點不同。

【註四】：劉丙梁棲鸞纂輯「寧都直隸州志」道光甲申（一八二四）刊，卷二十二人物志，文苑：蔡受字白采，邑廩生，詩文具別調，圖篆字畫，無師授，筆墨所不至者，神通其妙。戊午應親王安藩大將軍聘至長沙幕中，敬禮有加。嘗為王移火災用兵占驗多奇中，王曰：「此子之才，不當寄疆場發蹟之任耶？」擬凱奏大用之。病假歸道卒，著有「鷗跡集」。

【註五】：狂草書詩十首，無年份。每首簽署「驢書」。其「驢書」款印見於壬戌（一六八二）春正月所書「盤頰」拓本。「驢書」一印，亦見於「鳥石牡丹圖軸」

「藝苑掇英」第十九期第九頁。

【註六】：「愛梅述」八大山人書拓本，啓功先生藏，前荷假以攝影，方字曾據以作「記八大山人書法拓本」見一九八五年第五號「文物」。明年，啓功先又賜以手錄閩雨梅，乙酉（一六四五）為經世社兄所書原稿，款書「調鼎」。啓功先生有跋：『八大山人雜書五段刻石拓本一冊，亡友李孟東先生所贈。首段「愛梅述」，不知何人之文，其詞愉悅，初以為即山人所撰。一九八四年冬，在北京市文物店庫房（大葆台）鑑定古書畫，見閩調鼎小楷書雜文一冊，中有「

愛梅述」一篇，即山人所書之文，惟文字小有異同。閻集有徐州排印本，今已不易得見，容訪之。閻調鼎，即爾梅，號白牽山人。『方字按：閻爾梅，清沛縣人，字調鼎，號古古。明崇禎舉人，工詩，有白牽山人集。（承啓功先生示贈罕見資料，謹謝。）

【註七】：錄自「鷗跡集」卷二十一，「題畫雜體」是集收詩明著年份者，最早爲壬子（一六七二），最晚爲庚申（一六八〇）。此作似在戊午（一六七八），往長沙以前。

【註八】：曹彰，三國曹操之子，字子文，少善射御，手格猛獸，數從征伐，所向有功。黃鬚，操稱之爲黃鬚兒。

【註九】：此詩沈桐屨先生有解，並引牛維鼎教授意見，可參閱。見「八大山人研究」中「試釋八大山人題畫詩」。第二三一——二三三頁。

更正

本刊第四卷第四期「八大山人生平與藝術之分期研究」一文，圖廿一h「竹石荷花」倒置，特此更正，並致歉意。

又本刊第四卷第二期「一件伯矩器的再探」一文，譯者為張臨生，特此更正，並致歉意。

本院出版消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文獻傳包傳稿人名索引

定價：新臺幣三〇〇元正
郵政劃撥：〇〇二八七四一一

本書於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出版，共六百九十頁。所謂「傳包」，是清國史館為修史立傳，多方索取搜集的相關資料，按人分包，是為「傳包」，通常內有：傳稿冊、履歷片、履歷清冊、出身清冊、事跡、事略清冊、事功清冊、行狀、奏稿、計聞、哀啓、年譜、祭文、誥文等，此中除傳稿外，餘皆出自當時多方搜集或摘抄之原始文件。所謂「傳稿」，分清國史館纂修之列傳稿本，及清史館所修之列傳稿本。本書編排依姓氏筆劃及點豎撇為序，將八千三百餘冊傳稿，三千五百餘包傳包，共一萬五千餘人的傳記資料，依序編成索引，以供學者查閱。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

定價：新臺幣九〇〇元
郵政劃撥：〇〇一二八七四一一

本書於民國七十一年五月開始出版，預計編印七十五輯，最後一輯是滿文奏摺，目前已出版至六十輯。本書編排是按年、月、日、人名筆劃為序，將乾隆朝五萬九千餘件奏摺，編印出版。

圖一 八大山人書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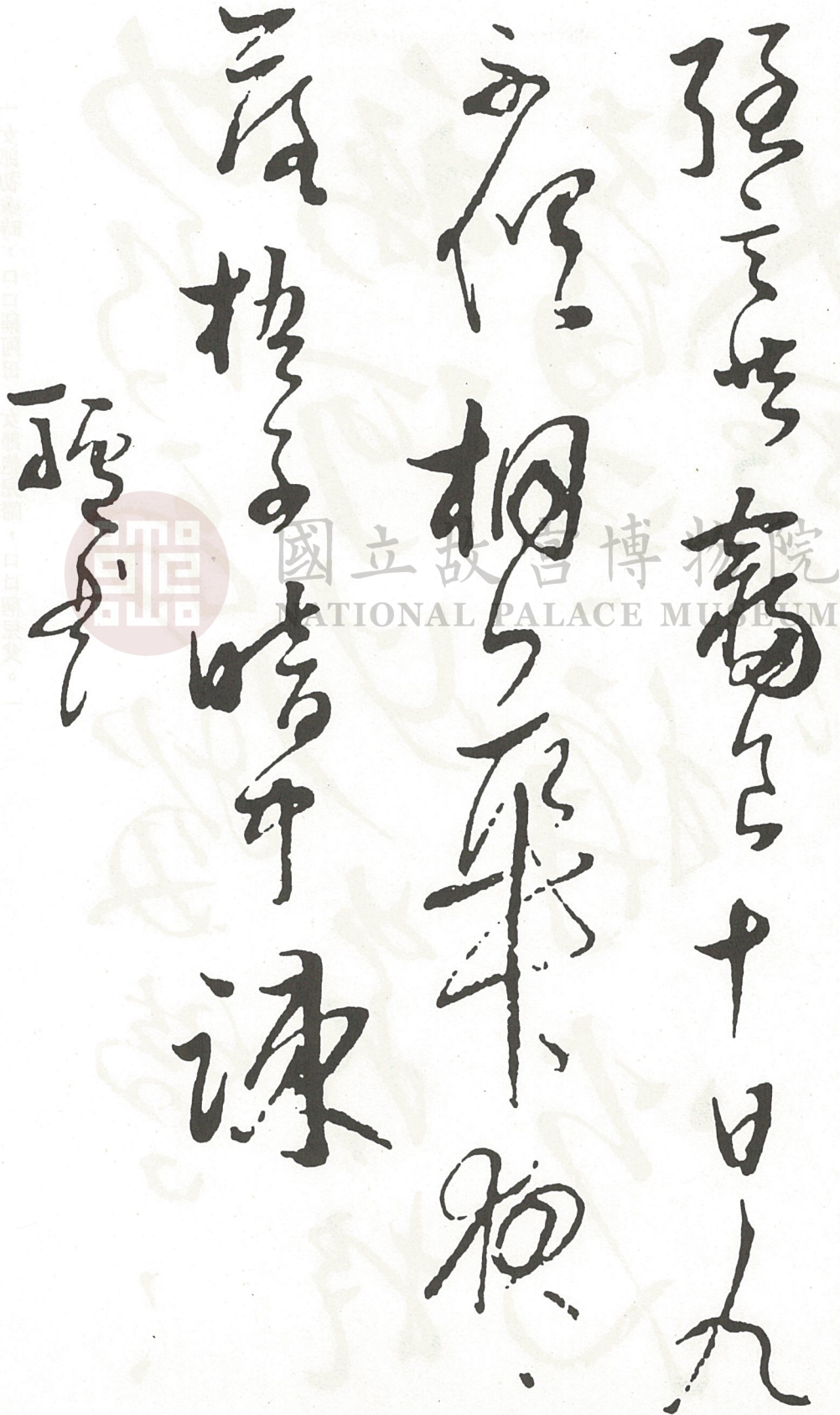
「女郎初嫁時，口口稱阿母，女郎抱兒歸，口口稱兒父。」

功成和
 何少
 梅少
 父

圖二 八大山人狂草書詩

「強言共寢食，十日九不俱，桐華夜夜落，梧子暗中疎。」

強言共寢食，十日九不俱。
桐華夜夜落，梧子暗中疎。



圖三 八大山人狂草書詩

「無心隨去鳥，相送野塘秋，更約蘆華白，斜陽共釣舟。」

無心隨去鳥
相送野塘秋
更約蘆華白
斜陽共釣舟

欽

圖四 八大山人狂草書詩

「小獵禽青龍，大圍縱蒼狗，親手脯（捕）其驕，花前送春酒。」

小獵禽青龍
大圍縱蒼狗
親手脯其驕
花前送春酒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五 八大山人狂草書詩

「美人羅帶長，風吹不到地；低頭采玉簪，頭上玉簪墜。」

美人羅帶長
風吹不到地
低頭采玉簪
頭上玉簪墜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美人羅帶長，風吹不到地；低頭采玉簪，頭上玉簪墜。」

圖六 八大山人狂草詩書

「流蘇三重帳，驢來不知曙，誰遺亂鳥啼，恨殺亭前烏白樹。」

流蘇三重帳
驢來不知曙
誰遺亂鳥啼
恨殺亭前烏白樹

流蘇三重帳
驢來不知曙
誰遺亂鳥啼
恨殺亭前烏白樹

流蘇三重帳
驢來不知曙
誰遺亂鳥啼
恨殺亭前烏白樹

流蘇三重帳
驢來不知曙
誰遺亂鳥啼
恨殺亭前烏白樹